

今天咱們一塊來參研第三十四品「心得開明」。我們修行主要就是為了這件事，要心得開明，這一品以這個為名字。這個是很重要的內容，是未來佛與現在佛的對話。彌勒是當來下生，是未來佛，這是彌勒佛聽了佛上頭那一段，因為從上一品起，彌勒佛已經是當機了，對於無量壽法會這一次講經，這以後，從三十三品以後，彌勒是當機，當機就是他最應機。所以這一點也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，未來佛是最當機的聽眾，也就是對於這個事他最合適、最有緣、最有責任，他最能領會，當機。

聽了佛的勸諭策進，勸說、教育來促進，聽了之後他就向佛匯報，要陳述聞法以後自己的情況。這就像病人吃了藥以後再看到醫生，要說我吃藥以後我現在怎麼樣了，這個誰都知道匯報，求法同然，大夫才知道這個藥對於你是不是合適。所以是好的、壞的都應該說，我更肚子痛了，或者我吃了某一方面的病好了，可是某一方面又怎麼樣了。所以這種都是必須的。現在這一段是彌勒聽了之後他的匯報，他就「白言」，白是啟白，「佛語教戒，甚深甚善」，佛說的這些教導、這些誠勗，就是說不應當做哪些，有所禁止，有所約束。佛之所說都是契合於第一義諦，都是契理的，所以就甚深。而佛之所說都是轉凡成聖，至理一言就轉凡成聖，一句話把凡夫點了成聖，所以甚善，非常深，非常好。具體表現在哪裡？「皆蒙慈恩，解脫憂苦」。他是當機，代表大眾，代表諸大菩薩、人天、一切與會的大眾，都蒙到佛像慈父一般的恩澤、恩惠，都從憂苦中得到解脫，而且是得到徹底的解脫，所以就讚歎甚深甚善。

佛是法王，法中之王，「《法華經藥王品》曰：「如佛為諸法

王」，佛是諸法中王。釋迦牟尼佛也自說：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」所以佛是法王，佛也自稱。謙虛當然是好，過度的謙虛就變成虛偽。我慢當然肯定是不好，謙虛是好，如果過度的謙虛，我們就是如實，佛也不要謙虛我不是法王。所以直起直用，如實而說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，這裡頭沒有一點我慢。於法自在者，就不為一切法所拘束、所限制、所煩惱、所干擾，所以才得自在。不是說我的地位高出一切，我是最高的主宰，那就成了上帝。佛法是最平等的，沒有這種思想，說法王也不是說我地位高，但是覺悟高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我常說，大家在名利上的要求是愈低愈好，對於覺悟的要求是愈高愈好。法王是覺悟高，於法自在，沒有一法可以當情。所以禪宗說，「無一法當情」。有一法當情，你對於這一法就不自在，你就不是法王，你就困住了，就有個繫驢橛，栓驢的橛子把你栓在那，你就成一條驢，不是法王。

「尊超群聖」，這是大家對於佛的尊仰，受世間的尊崇、依止，超過其他的一切聖。所以小乘教初果以上稱為小乘的聖人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稱為聖人，大乘法以初地以上稱為聖人，三賢位是賢人。超過一切地上菩薩，一切小果的，從初果到四果阿羅漢。而且「光明徹照，洞達無極」，佛的智慧光明徹照一切。《淨影》解釋，「光明徹照，自福殊勝。達空無極，自智殊勝」。這兩個連起來，「如來從體起用，「悲智並運」，這樣的話這個妙用是沒有窮盡的。因為佛為法王，尊超群聖，自證究竟，而度生之願是無有窮盡，沒有邊際，因此「普為一切天人之師」，為一切天人之師，佛的十號就是天人師。現在有很多人總是信不及，又是東學一點這個，西學一點那個，什麼氣功、道教，不知道氣功、道教他們所崇奉的天都以佛為師，而且是一切天人之師。所以雲門說，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吃卻」。這就是凡夫對這兩句話的體驗，那就

需要把這個太子一棍打死。他這個獨尊不是那個地位的尊，剛才說是覺悟的尊，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。你要體會到這個地位的尊，什麼什麼神通的尊，學問什麼什麼，都應該一棍子打死。但是佛的本意不是如此。唯我獨尊，所以普為一切天人之師。

「今得值佛」，即現在我們，值者是遇也，我們能遇到佛。所以佛是難遇，我們現在生於佛後，就沒有能遇見佛。但是現在還能夠來接受這些遺教，實在已經是莫大的幸福。當時在法會上的人，那是比我們福氣大得多了。或者他們親自見極樂世界，這個信心還會有動搖嗎？「今得值佛」，已經是殊勝殊勝了，還又聽到關於無量壽的這些教導，「聲」就是指的教導，佛說了這個《無量壽經》。所以那天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讚歎善導大師。咱們國內的人對於善導大師很不知道尊重，台灣也是這樣子，來了一位懺雲法師，他還不知道善導大師的自殺是錯誤的記載，我告訴他，他們都很驚訝。所以是給善導大師抹了黑。善導大師是彌陀化身，日本人對於這個信得很結實，是彌陀的再現。他就說：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佛為什麼要出現於世？《法華經》答覆這個問題，佛為什麼出現於世？因為「一大事因緣故」，為了一個大事因緣。什麼是大事因緣？就是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」。這是《法華》的話。現在善導大師怎麼說？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。」所以彌陀本願海就是大事因緣，就是開示悟入佛的大事因緣。所以蕩益大師說，這句佛號就是釋迦牟尼佛之所證，全給眾生了。

因此能夠聽到關於這方面的，佛的這些言教，「靡不歡喜」，沒有一個不歡喜。「心得開明」，心就得心開、就明白。所以這是「演慈辯，授法眼」，佛是慈辯，把這個法眼授給了每一個人，因為眾生沒有能力知道阿彌陀佛，知道這個法門的殊勝，這些是不理解的，只有聽見佛的教導才能夠相信，才能夠明白，心開心明，等

於自己有了法眼。再說禪宗和淨土，「若待融通是兩物」。禪淨如何融通？答話的人（我沒去查書，大概是蓮池），「若待融通是兩物」，要等著融通就是兩個東西。所以達人的見解和凡夫的見解，大家要知道，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我們的修行就是要放棄這些俗人的見解，把它丟乾淨才行，一點也不叫它剩，都是些俗見。所以他這個就是心得開明。這就是彌勒當時把大會大家的情況向佛匯報。

「佛告彌勒」，佛就告訴彌勒（彌勒當機，對著彌勒說的），「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。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」。這四句話在一大藏教中，這是很重要的四句話，也就包括了整個大家要注意的事情。「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」，你能恭敬於佛，這是大善。「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」，實實在在應當去念佛，截斷狐疑。這裡頭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這個敬字。一般只能體會，我要正心誠意，恭敬在佛前頂禮，供品要洗得很乾淨，髒東西都要擺得很遠，這些地方去體會那個敬，其實這不相干。真正敬字的含義，像《淨影》的解釋，「敬荷佛恩，名為敬佛。」荷是承擔。什麼叫敬佛？你能夠承當、承擔，擔得起，你能夠領受佛的教誨，這才是敬，不是形式上的。像上次有人讚歎王勝宣，念佛之前要洗三遍手，這都是形式，也可以說都是囉嗦，關鍵是你的心。所以敬於佛者是為大善，你要承擔，你要領受，領受就是佛說的話你要理解；承擔，你要弘法利生，佛偉大的誓願你也承擔起來去做為你自己的誓願，這才是敬佛。不是到時候弄點供品，多磕些頭，這些事情叫做敬，這都是表面。初機當然要從這入手，連這個都沒有你更不行了，但是僅僅是這，那就不夠。「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」，也就表示佛不是希望你磕頭如搗蒜，你獻很乾淨的供，怎麼怎麼莊嚴道場，讓人一看，這一切都是為法，不是這些。對於初機沒辦法，所以現這些事相，而真正的是什麼？就是你要領受、你要承擔，這才是敬。這樣的話你才理

會佛的話，敬於佛者是什麼？要當佛的接班人，這才真是敬，要當接班人，這是大善。大善不是對待、相對的善。因為佛萬劫薰修才入佛知見，拿佛的知見來開示我們，讓我們都能夠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。拿佛果地的覺位做我們眾生因地的初心，所以就可以不去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頓入佛智，這一生就成辦了。所以貢噶上師我親自問他，他親自回答，往生極樂就是密宗的即身成佛。凡夫處處都是二，達者處處都不二。所以大家就少二一點，夏老師常說，京戲有一句話，你就壞在這二上。夏老師常常把一些京戲的話拿來說無上法，就是壞在這二上。

我們遵守佛的教誨，給我們這些遺教都是文字般若，從文字般若咱們來觀照。有些無住生心你不容易，你先從一個如夢幻泡影，這是可以觀照。事情來了，喜樂都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，你這個要能做到，你就大變活人了，我保證你，人家會感覺你怎麼變樣了，你就大變活人了。你現在就是不大當它是夢幻泡影，認真。起觀照般若，觀照愈入愈深，最後證入實相般若。所以我們要承這個恩，以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」，你就「橫生四土，圓登不退」，這才真實的敬佛。因此「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」。不是要求你恭敬、上供，怎麼怎麼樣，這些表面也如夢幻泡影，有什麼真實意義？但是為了初機、為了初心，也是功德，或是福德。

「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」，只有念佛。藕益大師說，釋迦牟尼佛成佛所證的就是這一句，所以應當來念佛。這一切你自己明著做不到，你只要去念佛，你就暗合道妙，你不知不覺也能契入無住生心等等，所以應當去念佛。「蓋一乘願海，六字洪名，實為佛恩中最上之恩」。我們要領受這個恩就要自己念佛。但是不要狐疑，狐就多疑。所以渡河的人，看見有狐狸的腳印就可以放心走過去了。牠要聽底下有沒有流水的聲音，牠很小心。所以不要狐疑，我們要

勇猛直前，不是像狐狸那樣過河，走幾步聽一聽，走幾步聽一聽，老在那琢磨。所以就是時信時疑，一會信一會疑，半信半疑，或者勉強念一念，可是心中還不安，我這麼著沒法子，什麼時候再說；或者雖然在念佛，心裡想著其他的，還想著有機會去學點什麼別的，這都不是真實念佛，這都是有疑。密宗裡頭就是這樣，念那些咒的功德都嚇死人，說老實話。後頭就問，是不是這樣子？他說：是，唯除於咒生疑。你聽了這些咒的功德你嚇一跳，你就是生疑，對於你就不兌現。要不生疑，才「截斷狐疑」。截斷狐疑是兩方面的意思，一個就是說你應當不要狐疑，老實念佛；還有，念佛可以去你的疑。所以道綽大師在《安樂集》裡說，有的三昧能除貪，有的三昧除瞋，有的三昧除痴，除過去的，除現在的，除未來的，只有念佛三昧一切都除。所以它能夠除掉疑，念佛只要到了念佛三昧，這種疑就自斷了。所以「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。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」。

「拔諸愛欲」，這些愛欲，種種的愛欲，都要把它拔掉。愛欲是世間人最貪戀的東西，而這是苦的因，所以欲為苦本。龍樹菩薩在王宮中就體會到這一句，受難的時候，知道欲是苦。為什麼受這個苦？因為你的愛欲，所以要拔掉種種的愛欲。「杜眾惡源」，杜是塞住、堵住，堵住一切惡的源流。因為你做了惡業，做了惡業就要入惡道，就要入惡趣；你不做惡業，叫做杜絕惡源。再有一個解釋，這是日本的《會疏》，它說煩惱之中瞋恚最重，瞋恚是入地獄的，又說無明也是源，無明和瞋恚這是源。佛對於這個都斷盡了，沒有餘殘。所以這個杜眾惡源，一個就是《淨影》，是從眾生邊說，我們應當堵住這些；《會疏》，日本人是從佛那邊說，佛這些都沒有了，這個不妨合參。

「遊步三界，無所掛礙」。於是乎在三界之中，當然諸菩薩這

一切都是遊戲，我們念佛得往生的人同樣的乘佛的威神，也就可以分身到無量佛剎度無量眾生，也如大菩薩一樣遊步十方，遊步在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遊步三界，一切往生的這些菩薩，「隨意修習，無不圓滿」，隨他的意怎麼修怎麼習沒有不圓滿的。所以就遊步三界，無所掛礙，隨緣度脫，教化無邊眾生。「開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」。到三界去做什麼？就是給他們開示正道，開示佛的一乘願海，六字洪名，往生極樂，明白自己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這些真諦，來度那一切未度者。這是上面這個。

底下，「若曹當知」，你們應當知道，十方世界這一切人民，「永劫以來」，就是長劫以來，這個時間不可說，輾轉於五道之中。這把修羅打開了，就剩了五道。輾轉在五道裡頭輪轉，「憂苦不絕」，憂愁苦痛沒有停止的時候。天人雖然壽很長，但是從整段時間來看，還只是一剎那。所以憂苦是不斷的。眾生生的時候很苦痛，老了也苦痛。咱們歲數大了，這一年就保不住去年健康的那點福了，這福就減少了，再有多一點病，也苦痛得很。「病極苦痛，死極苦痛，惡臭不淨」，這眾生臭。不淨這裡頭講了很多，也講了幾種不淨，我們只舉一種。《大智度論》裡講五種不淨。為什麼說惡臭不淨？五種不淨就是說「種子」，種子就是父精母血，不乾淨。

「住處」是胞胎，胞衣裡頭，不乾淨。「當體」不淨，你這個人整個全身都不淨。在河南幹校他們派我殺豬，那都是唯命是聽，當然我是不動刀，從來不動刀，我就在旁邊看，幫凶。但是一刀子下去，這個皮一剝開，跟人就是一樣了，實際上還是豬。所以人就是一層皮，剝開了之後非常不乾淨，全體不乾淨，而且是臭的，有一股臭味從裡頭噴出來，惡臭不淨，真是惡臭不淨。人你看著表面是一層皮，實際上是極髒的一個東西，是一個行動的糞坑，就是這樣，惡臭不淨。「外相」不淨，不但是裡頭不淨，外相也沒有什麼淨，你

看看這個鼻涕，到處分泌一些東西，眼睛也分泌東西，渾身出汗，有時臭汗，這外形，毛髮髒，外形也不淨。「究竟」不淨，徹底說，整個身不淨，死了一燒也是髒里巴幾的一堆灰，這都不淨。這五種不淨就是種子、住處、當體、外相、究竟，都不淨。無可樂者，眾生不知道，自身也是如此，有的時候許多迷戀，被一些假相所迷惑。《聊齋》的故事中「畫皮」，實際就是一層皮，無可樂者。

「宜自決斷」，最相宜於你自己來決斷。決，要決定，要斷除，要斷定。這幾句，「宜自決斷，洗除心垢。言行忠信，表裡相應」。決就是下定決心，斷就是斬斷這些惡因。「洗除心垢」，所謂要斷的惡因也就是這些貪瞋痴，也就正是心垢，這個心垢要把它洗乾淨，要把它去掉，或者洗除，這樣的話，言和行都是忠和信。怎麼叫忠信？「如言而行，如行而言，謂之忠信」。你說的就是你做的，你做的就是你說的，這就是言行忠信。「表裡相應」，表是語言，裡是心，言和心是不相違約，心口如一。剛才說「言行忠信，表裡相應」，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是說行和言要一致。底下談到心，對心來說，你行還是表現於外的。有的人他做作，言行可以一致了，不見得表裡相應，他內心不是那一回事。現在有人就是成天說假話，他這個習氣不得了。所以一個人的習氣不得了。我看也沒有必要，他有什麼必要要這麼說？但是他成天說，老說，這個很可怕的。所以連他的所說和他的所行，這個表和裡他不一致，這就表裡不如一。總之這都是很大的毛病，我們都要避免。我們要決斷，要洗除心垢，言行要忠信，表裡要相應。

「人能自度，轉相拯濟」，只要你自己能夠救度，才能夠互相救濟。「至心求願」，以至高無上至誠的心來求，去達到你的本願。所以求願者，是求能達到你的本願。現在大家都有往生之願，現在我們就要去達到這個本願。這個不只是拜佛那求，求佛保佑我達



到這個願；是，也需要這麼做，但是你光求佛，你自己不做，佛就不加持你。你這個願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要是真的，自然就有行動，自然而然要一天比一天你所留戀的東西能夠放得下，你所改不了的毛病能夠改，你所做不到的那些修持你慢慢能做得得到。這種證明不是要到你最後死才能證明，是天天都有證明給你。每天都有證明，你不用問人，只要你自己真有這個願，真正負責任，天天有分數卷子判給你看；就是你不看，裝沒看見，有的根本不看，看見也不管它。所以要至心求願。「積累善本」，善的根本，我們現在這個淨土法門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，這就是善之本。積累善本就相當於一向專念。這麼做，「雖一世精進勤苦」，這一生你看見他，他也不是去弄一些好吃的、弄一些好享受，去玩耍，遊山逛水，歌台舞榭，是很勤苦，很精進。但只是很短一段時間，「須臾」，須臾是四十八分鐘。你看他一輩子很辛苦，其實短短的一點時間，只是四十八分鐘。「後生無量壽國，快樂無極」。他永離諸苦，一個就是離苦，這一切苦決定的離，不是暫時的離，所受都是大乘法樂。「永拔生死之本」，這是最大可樂的一件事情，生死的根本一下子就拔除了。「無復苦惱之患」，你再也沒有為了生活，為了眷屬、生病，為了種種的事情來擾亂你，都沒有了。「壽千萬劫，自在隨意」，壽命是無量的。

所以應當個個要精進，「求心所願」，求到你心裡頭所願的這件事情。「無得疑悔」，不要又懷疑又後悔，一懷疑就動搖，悔就是說不想再這麼做，改變了。我們前面講的那個巴建明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所謂這些具體的例子，在目前還是反面教材，將來還能不能轉回來不知道。不過確實是說，他成天在忙道場，剛從五台山回來，他就跑到耶穌教去了。所以誰說你就能擔保你自己？他一直沒有什麼變化，朝了五台回來，他就這些佛教都不參加，回到他耶穌教

。這就叫什麼？這就叫悔，他不幹了。不要懷疑，不要悔，自己給自己找過錯，「自為過咎」，自己造罪過。這樣的話你就是，這個是更嚴重了，這個罪過就大了，你就是還沒有離開佛教，你還是在念佛，可是你不是那麼精進，你就半信半疑，你對於佛教的道理不明白，你就是其他的功德還殊勝，能夠得到往生，是生到邊地。邊地底下要講，生到邊地是比下品還差一點的。這個主要的特徵是什麼？智慧不夠。不要動搖，不要自己又遲疑，將來自己生到邊地裡頭去。這是自為過咎，不是誰在那不讓你去，不讓你入界，不給你辦戶口，是你到那你就再不往前走了，就等於這麼說。這是打譬喻。

在「七寶城中」，邊地是七寶的城，也是跟極樂世界一樣的莊嚴，勝過一切天宮。「於五百歲受諸厄也」，在五百歲裡頭受這個厄，什麼厄？就是不能見佛聞法，所以心裡很著急，就受這個厄。這個五百歲，我們在這個地方應當把它解釋為是極樂世界的五百歲，就長了。不過我們這個地方不要太執著，總之這個時間都是活的，現在這個時候根本是眾生的錯覺，極樂世界更是活的。所以要從《觀經》說，那個最下等的，要十二大劫花才開，那個十二大劫是指的咱們這的時間。這個五百歲呢？極樂世界的時間。但是有的人也不是一定要這麼長的時間，可以提前。像袁中郎，他作《西方合論》，只生邊地。那天來了一個人，他自己說，自己估計是生中輩，其實他就估計高了。談何容易，生中輩，一般能生到邊地就不錯。袁中郎寫的《西方合論》列入《淨土十要》，所有淨土書中挑出十部最重要的，它這個在裡頭，他就以作《西方合論》的功德生到極樂世界。他把他弟弟袁小修接到極樂世界（這篇文章可以看），袁小修「紀夢」，介紹他夢中見到他哥哥的情形，哥哥最初生就是因為戒不夠。所以三輩九品種種所說的，不能把全部什麼都概括，

有各種各種特殊情況，千差萬別，他很快就見佛聞法。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證明，邊地之所以不能見佛聞法，他因為智慧不夠，聞法也不懂。但是他智慧猛利，雖然戒行有差。所以他這個房舍不在空中，它還在地面上，但是他很快就離開了邊地。所以就不可以一概而論，這個時間。你如果懺悔，這後頭也說，你怎麼才能出來？你要懺悔，懺悔你對於佛的智慧不信，對你自己的智慧不信，你懺悔，你這個業消了就出來。所以這不是一個死的時間，五百歲可以說只是一個統計數子，統計的平均數字，就這樣子，不可把它僵化。

說到這之後，「彌勒白言」，就匯報了，「受佛明誨」，受佛這樣明白的教誨，我們應當「專精修學」，要專心精進來修持學習。「如教奉行」，這四個字是最重要，我們能不能夠成功，就在於你能不能夠如教奉行。因為汝意不可信，那你信誰？所以一般就是信自己。告訴你汝意不可信，那信誰？信教，你所認為的善知識他教你怎麼做，經上教你怎麼做，你就按著教去做，不要按你自己的意思去做。所以如教奉行，這是一個關鍵。你老把自己的意思擱在善知識的意思上頭，甚至於擱在佛的上頭。現在很多人是這個態度，這個經是假的，那個經是錯的，哪一句可以接受，哪一句不行，必須得改，那個行不通，這叫批判接受。要如教奉行，你也選擇適合於你的，當然很多經，哪一宗適合，你既然選定了，就按這裡頭的這些教化。不但密宗是尊師，禪宗也是一樣，「欲求無上道，第一莫疑師」。因為又不能信己，你怎麼辦？所以要求無上道第一就是不要懷疑老師。「但摘果子吃，莫問樹橫直」，你要摘果子吃就算了，你管它那個樹的枝子是橫的是直的？你多事。求無上道，第一個就是說有果子你吃。所以這是彌勒回答，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」，對於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不敢懷疑。

當然你心中起了疑怎麼辦？那就需要仰信。所以從仰信開始，

你相信這是佛說的，佛是大智慧，佛不能有錯，你不要相信你自己。所以都是要破除自己，就是要去掉我，最後就是要無我。現在只是告訴你，不要相信你自己，事實上你要真正做到沒有你自己，這是一貫的，佛的東西是一貫的，你還信什麼？可是自己有個想法，自己有個概念，自己有個見解，這個東西牢不可破，這個學佛就慢了。對於這個要破除，要依教奉行，對於佛之說不要懷疑，先仰信，仰信之後你去做，做了之後你就會明白。宋敬強本來不信淨土，他讓很多人去學密，我說你錯誤。他是搞氣功的，他有兩百多個徒弟，我說你把徒弟都介紹到密宗是個錯誤，他馬上改了，看了些淨土的書，現在也信起來了。先是仰信，他沒法子，他並沒有理解，他就照做，照做之後，他自己也看看書，自己也信起來了。現在就是說不敢有疑，你先仰信。不能信自己，最不能信自己，要知道這個。

下一段「濁世惡苦」，這一段魏默深全部給刪了，所以他這個會集本欠缺之處。這個地方很重要，大家這些地方上要重視。

「佛告彌勒：汝等能於此世，端心正意」，端心正意就是正心誠意，「不為眾惡」，不做種種罪惡的事，「甚為大德」，德者得也，能夠得到東西。你不為惡，這是個大的德。「所以者何」，為什麼？「十方世界善多惡少」，它那都是很多的善很少的惡，人也是善人多惡人少，他的性格裡頭也是善多惡少，「易可開化」，很容易勸導教化。「唯此五惡世間」，這個地方是五惡，五種惡具足，這樣一個世間，「最為劇苦」，這是最大的苦。所以佛也說，咱們這的人是剛強難化，非常難於教化，特別的苦。

「我今於此作佛」，我在這個世界作佛。所以《阿彌陀經》裡頭大家都稱讚釋迦牟尼佛，在這樣的世界上成佛，了不起！就是為了度大家，要讓大家幹什麼？要讓大家捨掉這五惡。剛才不是說五

惡嗎？五惡形成劇苦。我到這個世界上來，在這個世界成佛，就讓大家捨掉這五惡，捨掉五惡就去掉五痛。你作了惡，今生你就要很多的苦惱，最後是眾叛親離，受法律的制裁等等，這是五痛。死後還要更嚴重的，入地獄，萬劫千生，受苦不盡，這是五燒。怎麼能「去五痛，離五燒」？先得讓他不作五惡。我要「降化其意」，所以慎勿信汝意，佛的出現就是要降伏眾生這些意。我們不要說，這說的都是惡人沒有我的事，都有分，怎麼沒有你的事？所以要降化其意。這個意是不是能化能降，就是你學佛能深入不能深入。不但不五惡，還要反過來，「令持五善，獲其福德」。修行五善，持五戒，或者是十善，才可以生天。

底下，「何等為五」，哪五樣？「其一者，世間諸眾生類，欲為眾惡」。第一個是指的什麼？是殺惡。所以五戒就是殺盜淫妄酒。底下再附帶說一下，五戒又包括十惡，所以佛的教戒是很全面的。世間諸眾生類，從內心就是想作種種的惡。所以眾生，你要知道，他有種種惡的根性。世間諸眾生類欲為眾惡，就想要作惡，天性。有的小孩殘害動物，不點的小孩。說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有人覺得小孩這麼解釋是錯誤的，小孩本來是善，沒有的話，小孩虐待動物，把那個蟲子去餵螞蟻，哪善？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是指的最本，人之初是人之本，人之本是善。欲為眾惡，「強者伏弱」，恃強凌弱。「轉相克賊」，互相，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」就是互相克賊。克是克制，賊是盜賊，賊就是害，互相偷襲，螳螂吃了蟬，沒想到黃雀在後，又把螳螂給吃了。「殘害殺傷」，活活的一條生命殘害，你看螞蟻吃那個槐樹蟲子，槐樹蟲子疼得蹦，蹦下來之後螞蟻咬著不放，這殘害殺傷，牠以為樂，逮著個東西吃，而那被吃的很痛苦。「迭相吞噉」，互相你吞我、我吃你，就是迭相吞噉。

「不知為善」，不知道行善。人現在也是一樣，人不過是經過廚房

就是了，也就成天在這吞食動物，沒有兩樣。「後受殃罰」，以後，這都是殺，互相殺，後受到災殃，受到罪罰、罪責。所以在世界上有「窮乞」，很窮的，要飯的；「孤獨」，沒有人養的，小時候是孤兒，老了之後是五保，沒人照養的孤獨老人；「聾盲，瘖啞，痴惡，尪狂」，聾子、瞎子、啞巴、愚痴，尪是瘸腿的，狂是精神錯亂的。這都是因為「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為善」，就造成今天這個樣子。

另外有一種，是「尊貴，豪富」，地位很尊貴，家裡很有錢；「賢明」，很賢能，很明白；「長者」，年歲壽數很高，稱為長者；「智勇、才達」，有智慧，勇猛精進，也有才華，也通達，這一類的人都是由於多生的慈愛和孝順。所以父慈子孝，慈是與人為樂。為什麼孝道可貴？因為孝道不是為自己的。你跟愛人好，愛人跟丈夫好，一半為對方，一半為自己。你愛兒女，你喜歡兒女，你慈悲，一半為兒女，自己也喜歡，覺得他高興，你看著你也樂，你也就高興，他愁你也就苦，他快樂你也得到快樂。只有對於父母，只是單純為了父母，不是你自己得到什麼好處，所以這個功德非常大。多生的慈孝修善，做種種的善法，「積德所致」，是多生的修善積德所致。

「世間有此目前現事」，人世間就有這樣眼前現成的事情，有的就受罪，有的就享福。「壽終之後，入其幽冥」，到了陰間，到了冥界。「轉生受身」，你要轉世，這是轉生；另外有一個後有，有另外一個身體出來，受一個身。「改形易道」，你要是人變成了鳥，你就改形了，不是這個形狀，你原來沒有翅膀，現在變成有翅膀；而且也換了道，你現在是人道，變成畜生道，改形易道。一個是改變形狀，比方麻雀變成鸚鵡只是改形，沒有易道，都是畜生道。改形易道就都在裡邊，這樣就有「泥犁」，就是地獄，有「禽獸

，「蜎飛蠕動」，指小飛蟲、小爬蟲，最下等的動物，這一切。這一切像什麼？就如「世法牢獄」，咱們世間法也有牢獄，這個牢獄是苦，最後要殺，是極刑。「魂神命精，隨罪趣向」，到了地獄裡頭，魂神是指的第六識，命精是指的第八識，代表你自己的，之後就隨著你的罪業，而定你下一生的趣向之處，到哪個地方去。「所受壽命，或長或短」，到那一去之後，有長有短。

他拿這個譬如，譬如什麼？就譬如世法牢獄，世法牢獄也是如此，先只是普通的給你戴個手銬腳鐐關起來，最後才處以極刑。這就是比方人死了，現在我們受的是五痛，死了之後你要入幽冥，你要隨著你的罪到一個地方去，到了這個地方之後你轉世，所受壽命或長或短，你如果入到地獄裡頭那就長極了，多少劫不得出。所以就是這個樣子，跟世間也是一樣，先看很輕的，後來這種重報在後頭。所以今生你所受的是五痛，死後還有五燒。你死了之後，魂神命精隨你的罪投奔，壽命或長或短，多少萬劫不得出來是長，短像一個朝生夕死的小蟲蟲，一天幾生幾死就是或短，這都不一定。或長或短，短它也並不是說你一下子就解決了，不是，牠又生，牠老是這個東西，牠老生。所以給釋迦牟尼佛布置精舍的時候，一個阿羅漢就哭了，說前一尊佛修精舍的時候，地上這些螞蟻牠們就是螞蟻，現在換釋迦牟尼佛，牠們還在當螞蟻。兩尊佛之間多長的時間！「或長或短」，善趣希望長，惡趣就希望短。所以說念長壽咒的人不要對著動物念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你念了之後，牠聽見牠長壽，對於牠是很大的禍患。

而且是「相從共生」，來世都是因為這個業力的關係，你跟著我，我跟著你，一塊生。你要去討債，必須你到世間來，那個欠你債的人他也得來，你才能要這筆帳；你來他不來，他來你不來，這帳要不成，都是如此。所以一生的來來往往，都是這些討債還債的

事。其實一生都是債務關係，從我們當奶娃到現在都是債務關係，人欠我，我欠人，就是這樣的問題，你當是怎麼樣？還新又結了一些帳，而且還是債務關係。結了一些帳，我又放出一些錢，我又欠了一些錢，都是債務關係。相從共生，都是這些互相有關係的人，要債還債一塊又都出現於此。「更相報償」，互相，你來回報，你來償命，互相就這樣沒完沒了。

「殃惡未盡，終不得離」。你這個罪殃，你這個惡沒有受盡，永不得離，永遠是出不來，就在這轉。「輾轉其中」，就好像槐樹蟲讓螞蟻咬，在那蹦來蹦去，不等你都吃光了吃死停止不下來。「累劫難出」，多少劫，就跟那個螞蟻一樣，釋迦牟尼佛又成佛了，牠們還當螞蟻。因為你想，牠的腦子裡都是什麼？牠的識神裡頭是什麼？牠所見的只是螞蟻，牠的同志都是螞蟻，牠的敵人也是螞蟻，牠沒有別的。牠又結一些新債，新債還是螞蟻，牠欠人、人欠牠，出不來了。「難得解脫」，你不容易解脫。而且就是信了佛，修了佛法，你還是難得解脫。所以夏老師聽到淨土法門之後，一人在屋裡頭呵呵笑，笑了幾天！笑什麼？笑我這回可有辦法出來了。這才真是為生死心切！大家缺少點這個心，生死心不切，不知道生死可怕，而不知道我能夠出去就這麼重要！所以我說王勝宣你信不深願不切，就是生死之心不切。他現在這麼老了，七十多歲，還要研究韋馱。他把我的那段話放到雜誌上寫出來了，他說黃老師批評我：信不深，願不切。我哪敢隨便批評人，這根據他的行動，這個事情這麼重要，你哪有閒功夫搞那些事情？這如救頭燃，不光歲數大的人如救頭燃，年輕人一樣如救頭燃，你腦袋上著火了，哪還有那些閒情逸致？「痛不可言」，這個痛苦是不可說。所以釋迦牟尼佛看見那個鳥吃蟲子就要出家了。就是這個，就是互相殺，互相吞噉，互相報應，難得出離，痛不可言。牠這個痛苦，牠不是就死一回



，是老生老死。現在這種科學培養，大量的孵出來，一出出多少，這個生死報應更快了，多少肉雞，多少肉豬，一出出多少，一殺殺多少，一會又出，這個周率快了。周率快就是一個時間之內死的次數更多，被殺挨刀的次數更多，簡單說就這話。以前還慢一點，現在是更快了。痛不可言。

「天地之間，自然有是」，天地之間自然就是這樣，自然如是，你做五惡就要受五痛，死後有五燒。「雖不即時暴應」，不是當時頓然就給你顯現出來，叫即時暴應。「善惡會當歸之」，但是不是不報，時候未到，最終所作善業、惡業都歸在你本身上，一樣也跑不了，這是第一。五戒裡第二就是盜。盜的含義，不屬於自己的、有主的東西，不管是多是少，他不給你就拿了，這叫做盜。其實我們現在還應當再擴大一點，還不光是東西，連這種美名、名譽都屬於盜，把別人的功勞歸於自己，都是盜；不應該我享受的東西，我享受了，都是盜。都是通論，比方說殺業，我說人人都有分，都吃過葷，誰沒有分？所以不要覺得與自己是無關。盜業我看也一樣，每個地方都有分。

「世間人民，不順法度」，不符合於法律和制度。「奢婬驕縱」，這婬有女字旁，是指男女之事，奢是奢侈、過度，過度的貪戀男女之事，驕縱是驕橫放縱。「任心自恣」，隨著這個心縱情於享受快樂。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損害忠良」，這都是擱在盜戒裡頭。在上位的人，過去做宰相的人，不明白，不能選賢與能，用人不是唯賢，用人唯親，這就是盜。國家給你這種地位，你不給賢能的人，給你的親人，你看這不是盜，這是什麼？這就是盜，你居上不明。在位不正，你有地位，你當權，你不正派。你說只是一個「在位不正」四個字裡頭包括多少壞事，可以行男女關係，可以接受賄賂，可以結黨為私，種種的都在內，這都是盜，在位

不正。而且「陷人冤枉」，誣害人。因為你不正，你就會怕人知道，對於知情者你就要打擊、就要陷害。有的人還要直言不諱，不能容忍。「損害忠良」，因為你如此，人家忠良他就不能和平共處，你就加以損害，這也就要兼到殺。所以這個罪裡頭都不是孤立的，要互相牽連，這個罪就更大了。

「心口各異」，這種居上位的人，這些人說的和行的完全不一樣。不但如此，而且「機偽多端」，機詐、虛假種種的，這些政客哪一個能例外？機偽多端。「尊卑中外」，不管是地位高的，自己的長親，或者比自己低的，不管是本國人、外國人，或者是有內有外、有親有疏，一切不顧，「更相欺誑」，說假話，騙人。他為什麼這樣，這不是妄語戒嗎？他破了一個，別的連著都來了。他就是為達到他盜的目的，鞏固他的地位，所以就做這些惡。他自己本身是怎麼樣？是「瞋恚愚痴」，火氣很大，自己很糊塗。他自己以為很能幹，我很有地位、很有本事，我有很多權術，我能夠發動多少人，我能打擊對方，不知道自己正是最糊塗的人。最糊塗在底下，「欲自厚己」，只想厚自己，只想自己到處去沾一些油水，使自己得利益，這是最糊塗的地方。「欲貪多有」，想貪多，想佔有，這裡頭就有鬥爭，所謂商業也是戰，不光打仗是戰；都是要打擊，把對方打垮打死，讓人家的公司破產，我來吞佔。所以這裡頭為了利害就要有爭，有爭就要有勝有負，而且大家就結仇、就報復，使得人家破人亡。「破家亡身，不顧前後」，自己弄得也家破人亡，前因後果都不管。

「富有慳惜」，而且這種人他富有，他很慳惜，很慳吝。「不肯施與」，不是說我有錢，我盜了很多東西，他不肯布施，不肯給別人。「愛保貪重」，這種愛就指的一種情愛、欲愛，自己自私這種心保持住，貪心很重。於是乎「心勞身苦」，心也很勞累，身也

很苦。這樣帶來的結果是什麼？「如是至竟，無一隨者」。這樣到了後來，你這麼去爭、這麼去弄，可是沒有一個人跟著你的，所謂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只是你所作的這些業跟著你。「善惡禍福，追命所生」，善就有福，惡就有禍。所以一個人有善有惡，他就有禍有福，追著你這個命根子就到你所生的地方，這跟著你。至於你所貪戀的，你所親愛的人，你所想佔有的東西，一樣也帶不去。所生之處，或者是在樂的地方，或者是在苦的地方，都是一場空。

還有的人，這就更指明這個盜惡，「見善憎謗」，看見人家行善事他生氣、他毀謗，「不思慕及」，他不想跟人家去學習。「常懷盜心」，常常有偷盜的心。我們有個熟人，他也曾經因為宗教信仰而勞養，裡頭有好多扒手，有很多女孩子很年輕就當了扒手，也在勞動教養。他們開會就要談這些情況，那些扒手說，我們的思想是這樣，我看見別人有一枝好的鋼筆，我不把它偷過來心裡面難受，就好像我也有一枝好的鋼筆被別人偷走了一樣，這是他們的心情。所以常懷盜心，說不偷白不偷，不佔白不佔，不佔公家便宜白不佔，不貪污白不貪污，接受禮物、接受贈品種種的，從大到小，從下到上，種種的這些情形，都是個盜字。「希望他利」，本來不是你應有的，從他那得到，壓榨別人供給自己。因為這樣的方式得來的東西當然就容易，很快就用完了，用完之後再來辦，再辦這種事，「復取」。

「神明剋識，神明者，《晉譯華嚴經》曰」，人生下來有兩個天老跟著你（《晉譯華嚴》就是《六十華嚴》，最早的《華嚴》），一個名字叫做「同生」，同你一塊生，一個名字叫做「同名」。這兩個神老跟著你，他看見你，你看不見他。這種神跟人一塊生，就稱為「俱生神」。不光是《華嚴經》，《藥師經》也說，「有俱

生神，具書罪福，與閻魔王」，他把你所作的罪、所作的福，他都給你寫下來寫成檔案，交給閻羅王。所以神明剋識，剋識這個識，照這個講法，識是記，神明都做了記錄上奏，人間這些善惡都要去上報。所以《五戒經》裡頭講，「三覆八校，一月六奏」。三覆，覆就是回覆，指正月、五月、九月三個月向天做匯報。就是這些記錄，所有這些東西，向閻羅王、各個方面負責這些的神（現在我們地球是四天王天管，最低的天）去匯報。八校就是八個節氣日，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冬至、夏至、春分、秋分，這八天也去匯報。還有六天是六齋日。所以為什麼六齋日大家要吃齋？因為這六天就是四天王天來檢查人間善惡聽取匯報的時候。

另外一個解釋說，不是說天神記事，人有第八識，所以自己所作所為都存在自己心內的檔案裡頭，這個一點不錯。日本的義寂就把這兩個匯合起來，既有天神做記錄，又有自己第八識的儲存識都儲存下來，種識，這個說法比較好，這也符合。唯識不承認，就是說這兩個神也是唯識所現，因此皆是識，這都消歸自己。但是都是識，不妨現出兩個神來管這個事，豈但這兩個識是你所現，那個閻羅王都是你所現，就是這樣。所以做壞事就這樣，「神明剋識」，都給你做了記錄，「終入惡道」，你一點壞事也逃不過去。「自有三途無量苦惱」，三惡道裡頭無量無邊的苦惱，你在其中，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」，又一個痛不可言，多少劫都出不來，痛怎可言！

第三是殺盜淫。「世間人民相因寄生」，都是因為這個共業，互相為因，兒子就要靠父親撫養，你生下來要有父親，共同這種所謂的因緣關係，都是因為這些因緣而生。「壽命幾何」，壽命很短，就呼吸間。但是「不良之人」，不良善的人，他「身心不正」，心也不正，身也不正。「常懷邪惡」，心裡所想都是邪事、都是惡

事，不走正路。「常念姪姪」，所想的事情都是姪姪、黃色的這些東西。「煩滿胸中」，這些欲火在心中都滿了，都是很煩躁。「邪態外逸」，因為內心充滿了這種欲念，所以這種不正派的邪態就流露於外。所做的事情要「費損家財」，家財要浪費。「事為非法」，所做的事不合乎法度，胡搞。「所當求者，而不肯為」，所應當做的不肯做。年輕人要好好的求學，好好的工作，他偏偏不三不四，成天去跳舞，成天去參加流氓集團。還有「交結聚會，興兵相伐」，就接著這個淫戒還發展，還要變成殺戒，淫、殺是相連的。結黨成群，這一派和那一派大家打仗，所謂這些幫會有時候自己互相要鬥，連政府都管不了。大則國家和國家打起來，「攻劫殺戮」，打仗，攻城取地，互相殺。「強奪迫脅」，強取，搶過來，迫脅，威脅他把東西給我，所謂強取豪奪，就得到一些利益。他把這些東西弄來幹什麼？「歸給妻子」，帶回來給老婆、孩子，給女人。「極身作樂」，得到這些勝利品他就放逸，就狂樂、狂歡。

這種做法是「眾共憎厭」，大眾沒有不討厭的，「患而苦之」。聽說現在像紐約，晚上九、十點鐘婦女不敢單獨出門，到處都有這些流氓集團，大家都患而苦之。「如是之惡，著於人鬼」，這種罪惡昭著於人鬼。「神明記識」，都有記錄。「自入三途」，自然入到三途裡去。「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」這是淫報，淫報有的時候是要侵犯到別人，當然就是造了更多的罪。若僅僅說只在男女二者之間，為什麼說它這麼惡？他並沒有傷害對方。但是這件事最受傷害是你自己的心，因為這個事縛住你的心比什麼都厲害，淫罪大就大在這。所以出家人第一條戒是淫戒。所以世尊說，再有一樣事情像淫這樣難對付的，一切眾生都不能得度，幸虧只有一樣。一個人一生只要有一次男女的事，就不能生梵天。所以你們想，出三界，談何容易！所以大家要想生梵天，有人還

有希望，小孩，其餘成家的人全無望。所以沒有往生法門你就是沒辦法，這個地方大家要知道。

四是妄語戒，這個戒很大。上頭三樣戒是身三，殺、盜、淫，身三。口四，說一個妄語，實際上它說了四樣，口四都在裡頭，就是兩舌、惡口、妄言、綺語。兩舌就是搬弄是非的話，煽動，常常挑撥離間，屬於兩舌。惡口，惡口就是惡言相加令他受惱，讓人聽見了人家很生氣，這叫惡口。綺語就是人家那個愛染心所愛聽的，不是道心所愛聽的，他有所愛、有所染，他染心所愛聽的話。廣義說起來，連作一些詩詞什麼的都屬於綺語，狹義一點就是黃色的東西，黃色的言論、黃色的文章。現在掃黃，典型的綺語。妄言就是不真實，不符合實際。這是最難持的一個戒，妄語戒。妄語的本身就是不淨的心，心裡不是清淨的心，預備騙騙別人，掩蓋真實，說出來是不符合實際的話，造了口業，這就叫做妄語。

這種定義也適合於底下幾種，底下幾種每個有每個的特色。先看經文，「世間人民不念修善」，他就怎麼樣？他就「兩舌、惡口、妄語、綺語。憎嫉善人，敗壞賢明」。他憎恨、嫉妒善人，他又敗壞賢良，怎麼敗壞？就說瞎話。所以底下古德把這個都安在這四樣哪一樣，其實這個很不好安，這裡我引了兩種，也不一樣。不大好安，因為每一種它牽涉的不是一種，它牽涉到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安了，反正這四種它都有。「敗壞賢明」，頭一個就說不真實的話，就是妄言；這裡有挑撥離間，就是兩舌；說傷人的話，讓人家煩惱，這不就是惡口嗎？都是這樣，所以我們就不要去湊合哪個是屬於這四種中的某一種。

「不孝父母，輕慢師長」。所以這種人對於好人他是要敗壞的，對於父母是不孝的，對於師長是輕慢的，朋友之間是無信的。「難得誠實」，不誠實。不誠實就是說瞎話，騙朋友，跟朋友合夥，

把朋友的東西獨吞，這不但是妄言，還有奸和盜。所以它好些罪也都不是孤立的。「尊貴自大，謂己有道」。這就是妄言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，他覺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很自大，說自己已經有道。這一方面，如果自己沒有悟你說悟，自己沒有得道說得道，這是犯大妄語戒，不是普通的妄語戒，是大妄語戒。「南山」這是道宣法師，律宗的祖師，他說「此戒人多喜犯」，就是說話不真實。為什麼多犯？因為說妄語這個業多生積累下來，「識種尤多」，在你八識裡頭種的種子特別多，因此隨著塵緣的境界一來就虛構。虛構咱們說俗話就是瞎編。昨天還有人給我帶話，都是瞎編的。所以可怕，這是他多生的妄習。妄語有十種罪，《智度論》裡說，「一、口氣臭」，常說妄語口氣臭。「二、善神遠之」，善神都躲開很遠，「非人得便」。「三、雖有實語，人不信受」，就像說狼來了一樣，老說狼來了，狼真來了也不信。「四、智人謀議，常不參預」，有智慧的人商量事情，不約這種人來參加。「五、常被誹謗，醜惡之聲周聞天下。六、人所不敬，雖有教敕，人不承用。七、常多憂愁。八、種誹謗業因緣」，做的業是誹謗業。「九、身壞命終當墮地獄。十、若出為人」，變了人之後，「常被誹謗」。這是說妄語就有十種過失。

謂己有道，就「橫行威勢，侵易於人」，自己就作威作福，自己也就虛張聲勢。侵是侵犯，易是輕視，對於別人瞧不起，侵犯別人的名譽種種的。「欲人畏敬」，希望別人都怕自己，恭敬自己。「不自慚懼」，自己也不慚愧，也不害怕。「難可降化」，這種人你不容易降伏他，不容易教化他，他常常所懷的是驕慢，驕縱、我慢。「賴其前世，福德營護」，前生還種了福德，這些福德，營是保護的意思，福德保護著他。「今世為惡，福德盡滅」，福德就沒有了，就消滅了。在他福德還沒有滅的時候，他還可以繼續在那作

威作福。等到全完了之後，「壽命終盡，諸惡繞歸」，轉來轉去怎麼都繞回來，都到他身上，就剩了這些罪惡。「又其名籍」，而且他的名籍，登記簿上的名字早就有他，早就記在神明那去了，這就要受報。「殃咎牽引，無從捨離」，這個罪業、罪報牽引著他，他是沒有法子捨離的，只能夠跟著業報走。「但得前行，入於火鑊」，入於所謂的銅牆鐵柱、炮烙油鍋，這些罪業的牽引，只能走到這。「身心摧碎」，身和心都摧毀、都破碎。「神形苦極」，形是指身形，神是心神，身和心都是苦到極點。「當斯之時，悔復何及。」在這個時候你再後悔還來得及嗎？這是第四樣。

第五，這一點要說一下，裡頭提到「耽酒嗜美」。一種解說，這就說的是五戒，第五樣說的是酒。另外有些大德說，這個地方實際不光說的是五戒，說的是十惡，修十善。因為身三說過，口四也說過，第五段說的是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說到貪瞋痴，這麼著這第五段實際說的是十善，指的是十惡。這兩種說法都對，所以我們兼取，我們既要大家重視五戒，重視這個酒戒，也要知道這個不限於酒戒。這是廣論，裡頭很多話是廣泛的談了意業（貪瞋痴），同時再進一步說這兩者沒有矛盾。所以酒這個戒很重。以前南梅的兒子，他就不服氣，他喝酒，他說這個酒戒定的不公平，定的太重，現在才知道酒它是很厲害。因為酒能亂性，酒後容易發脾氣。有的人發酒瘋，這就是瞋恨。喝酒之後人就糊裡糊塗，酒後說錯話，或者酒後昏睡，這是愚痴，就生愚痴。酒後就放縱，平常能夠維持的事情，到酒後就持不住，亂性，男女關係有時候也因為酒，這是貪。酒能生出貪、能生出瞋、能生出痴，所以把酒跟貪瞋痴攔在一塊，這不是很合適嗎？所以為什麼把酒戒定得這麼重，也正是防患未然。

現在我們看經文，「其五者，世間人民徙倚懈怠」，徙倚是徘徊。



徊，懈怠是懶惰。「不肯為善」，對於作善的事情，他就是拿不定主意，不願意做。也不願意，「治身修業」，自己要克制自己，要修，做一些正當的事業，他都不打算。對於父母的教誨，「違戾反逆」，違是違背，戾是狠暴，反逆指忤逆不孝，違背道義。「無有報償」，他對於父母之恩，他沒有回報、沒有償還。「放恣遊散」，就是放縱、遊樂、散漫。「耽酒嗜美」，好酒貪杯，喜歡吃好東西。「魯扈」，這是正式說到酒了。所以這段你說就是五戒完全是對的，酒從這要指出，這是佛禁止的五樣事情。但同時這段又說了十善，這裡同時也廣泛的，意業上的貪瞋痴也在這段裡頭。「魯扈」，魯是愚魯，扈是跋扈。這種人，好酒貪杯的人，他根本沒有什麼智慧，都很跋扈。「抵突」，衝突，以前這個講過，不多講了。「不識人情」，不懂得人情。「無義無禮，不可諫曉」。你把好酒貪杯的錢去報答父母、去孝敬孝敬父母好不好？救濟救濟窮人好不好？所以無義無禮，沒有義氣，沒有禮貌，沒有禮節；不可諫曉，這種人你勸不好他，你不能讓他明白。曉是讓他明白。

「六親眷屬」，六親有兩種解釋，一種就是指的父、母、兄、弟、妻、子，叫做六親；再一種，「六親者，為身上三代，謂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。身下三代，謂男女、孫男女、曾孫男女」。這兩種的說法不一樣，我們不管它，反正都是至親。六親眷屬，六親以外就是眷屬。對於這些有親的人、這些眷屬，他們的資用（養身的資用）有是沒有，糧食夠不夠，冬天衣服夠暖不夠暖，錢夠不夠花，不能夠替他們擔憂，替他們去想到這些事。「不惟父母之恩」，不去感念父母之恩，父母之恩你沒有答報，心裡頭沒有。「不存師友之義」，老師和朋友這種義，彼此的這種義氣，心中就沒有，沒有這個東西，不存。「意念身口」，在自己的意識裡頭、念頭裡頭，自己的身跟口，「曾無一善」，一件善事都沒有。「不信諸

佛經法」，諸佛經法他是不信，也「不信生死善惡」，善惡就是果報。生死輪迴，生死事大，生死之苦，你不但不想別人出生死，自己也都不管，很多人都是不管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你看這句話，這句話就夠了，「今朝有酒今朝醉」，這句話就夠了，就說明問題了，他還有什麼。

「欲害真人」，真人是指羅漢。這種發展下去，這種好酒的人，他就沒有正當的事情，他胡作非為，什麼事不能做？「鬥亂僧眾」，對於僧眾，破和合僧，給他們挑撥離間，讓他們鬥爭。現在有很多人喜歡做這些事，給他們挑撥，讓大夥不和。「愚痴蒙昧」，蒙是愚蒙，昧是暗昧、愚昧，這樣他自己還以為是智慧，自己覺得自己很聰明。所以愈是覺得自己是智慧的人，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人。「不知生所從來」，生從哪來不知道；「死所趣向」，死後到哪去？這個事可是切身的問題，將來要到哪去，總得有個去處，這不能不想，不想也得有個去處。人不總想挑個好點的事，挑個好點的地方，挑個好點的結果嗎？都要挑挑揀揀。唯獨這個事，怎麼不挑一挑？你到哪去！

「不仁不順」，沒有仁愛之心，不和順。「希望長生」，而希望長生不老。這幫人一聽說練氣功祛病延年，已經跟瘋了一樣，多少人就跟他練，一群一群、一對一對的。他就是想多活，留戀這個肉體，希望在世間上再多喝幾杯。「慈心教誨，而不肯信」，你很慈心去教訓他、去勸他，他不肯信。苦口婆心的跟他說話，「無益其人」，對於這個人一點好處也沒有，他聽不進。「心中閉塞」，他是一個滿器，他那個瓶子給塞酒的瓶塞塞住，你往裡頭擱甘露你擱不進，閉塞。「意不開解」，就是這個意思裡頭他堅持已見，不能開解。「大命將終」，等到壽命完的時候，「悔懼交至」，這個時候悔恨和害怕都來了，交至。「不預修善，臨時乃悔」，不預先

修善，到臨時你再後悔。「悔之於後，將何及乎」，在後頭再悔，你來得及嗎？這個就說這第五樣。

「天地之間」，總起來，「五道分明」，這五種道路很明白。「善惡報應，禍福相承」，修善得福，修惡得報，來生你所做的善惡就得福跟禍，都有。所以來生乃至有福又有禍，相接著而來的。因為這一切咱們眾生所做的都不純，所以往往好著好著忽然間壞了，壞著壞著忽然間又得點好事，這就是因果很錯綜在裡頭。「身自當之」，都是你自己來承當，「無誰代者」，沒有誰能替你的。該生病，該開刀，甚至於要受種種折磨，這個苦沒有人能替你，只有你自己承擔。「善人行善，從樂入樂，從明入明」。善人所行的都是一些善道，行的都是善的事情；從樂入樂，他行善本身就很快樂。為善最樂，什麼快樂？你做善事最快樂，那遠遠不是喝一杯的味道。今天真正幫助了人，今天真正是做了好事，是利益了眾生，這個是最快樂。從明入明，從光明再入光明。咱們行善，這就是從樂再得樂，繼續又再修善，這就是光明，最後能得到往生極樂世界，那就從明入明，永久的光明，大光明。

惡人可不是這樣，惡人就行惡，他是從苦入苦，他做的是苦事。上次我就說過一次，看見這些人在狂歡，我在年輕的時候始終都覺得這很苦。所以親戚有許多典禮後來我都不去，年輕的時候不能做主，媽媽說要帶著去，只能跟著去，等到要徵求我意見的時候，我一律都不去。這些結婚什麼什麼，我看都是苦，那些什麼狂歡，可悲，非常可悲，不要等席散人空。做苦事就更苦，「從苦入苦」，只有再得到苦。所以來生受更大更苦的結果，最後入到地獄，入到地獄之中更是互相殘殺，地獄中的牛頭馬面要來責罰你，而地獄中的眾生你碰了我，我碰了你，互相報復。就跟咱們公共汽車上，你捅我一下，我捅你一下，最後就要掏出三棱刀子來紮一刀，他的

苦就是這樣。你看你把那個麻雀放生，牠互相就鉗腦袋，都鉗破了，因為牠很苦，牠不能飛翔牠就恨，彼此互相就啄，啄成一個一個腦袋全是破的。若在地獄中更是如此。「從苦入苦，從冥入冥」，入在幽冥裡頭，一天比一天黑暗。這種情形誰能知道？唯獨有佛知道。所以這些事情，只有佛才能開導我們，真正說得出來。佛就用佛的教言開示眾生，但是能夠信、能夠接受的非常少。因此「生死不休，惡道不絕」，生死輪迴就沒有休止，老要輪迴，惡道就不會絕，地獄永遠不會空。「如是世人，難可具盡」，這樣的世間人是說不盡。所以自然而然就有三惡道，無量的苦惱，大家在這其中輾轉。「世世累劫，無有出期」，多少世、多少劫沒有出去的時期。

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」，不容易得到解脫，這個痛苦是不可說。

「如是五惡、五痛、五燒」，這五樣事情，「譬如大火，焚燒人身」，就好像著了火，活著大火在燒你，燒這個人的身體。「若能自於其中一心制意」，如果人能夠在這種五惡世間一心制意，這四個字要注意。所以慎勿信汝意，這個告訴你制意，要自己管著自己，管什麼？管你自己的意。首先就要一心制意，制意就是要能發現自己的毛病到底是在哪裡。人人都有個病，各個都不一樣，沒有一個人是一樣的，你先要把你那個主的，不要去管那些枝枝節節。你不能等開悟，這個事是在開悟之前應當都把它做到頭的事情。一定要知道自己，知道自己思想上、見地上的病在哪裡。這一步很不容易，要認識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它就是叫你不容易認識你自己，所以叫做自欺欺人。他先是自己欺騙自己，然後才可能欺騙別人。沒有一個人不自欺的。所以「自知之謂英，自為之謂雄」，你要是能夠自知、能夠自為就是英雄人物，不是普通人。所以要自知，要制意。一心制意就是整個的心就在辦這件事，叫做一心制意。你不是二心二意的，不是可有可無的，你整個精神就要管這件事。

制你的意，你先要問，我的意到底是什麼毛病，你不知道病你怎麼治？你要是開刀，你把好的地方拿掉，那個病還在那，這有用嗎？只有更壞。要一心制意。

「端身正念」，身要端，念要正。「言行相副」，所說如所行。「所作至誠」，要誠懇，不要虛假。虛假是很壞的事情，我們這裡倒沒有人有這個毛病，特別喜歡虛假。但是確實有，他這個習氣很重，他幾乎一說就是假話。這個事我們知人也得知己，要照鏡子，幸虧我們這方面不是很嚴重。所以眾生難度就在這些地方。言行相副，所作至誠。「獨作諸善，不為眾惡」，要做諸善，不為眾惡，就是惡都不做了，這樣你就可以度脫。你度脫之後，你可以得到福德，你行善得到善報，「可得長壽泥洹之道」。這個長壽泥洹之道，你要往生都是無量壽，都要成佛，這是涅槃之道。「是為五大善也」，反過來，把這五惡倒過來就是五大善。

這一段主要說的是人天乘，一個人如何做好人，如何行善。佛法這個五乘法就是人乘、天乘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翻譯到中國，中國就把人天乘的法沒有怎麼翻譯，因為中國有孔老之教，人天乘基礎很好，實際上佛法整個的是五乘。有人對於人天乘就輕視，說這個很淺。這舉一個公案，當年烏窠禪師，弟子會通跟他告別，待了多少年，會通待不住了，走了。他就問：你為什麼走？他說：我要到別處去，求佛法去。烏窠說：你為這個，怎麼不早說？你要求佛法，我這也有，你怎麼不早說。他就磕頭求。求，他身上就找找找，衣服上就找到一根布毛，一吹，把布毛吹走了，會通開悟了，所謂是吹布毛。這個事讓白居易聽到了，白居易那時候正在寫「琵琶行」，聽到就上山見烏窠禪師，他也希望烏窠給他吹吹布毛。烏窠告訴他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白居易就輕視這兩句，不滿意，他說這兩句，「三歲小兒也說得」，三歲小孩也會說。

禪師說：「八十老翁行不得」。你說三歲小兒都會說，八十歲的老頭也做不到。因為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惡你都不做，眾善都奉行，我們到了八十歲也行不到。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分別，以為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這兩句是淺，吹布毛是深，是白居易；以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跟吹布毛是平等平等，是鳥窠。他並沒有瞧不起人，來的是太守，隨機說法，這個對於你正好。但是一迷一悟，就差天遠了。所以說是圓人，法法都圓，人天乘就是一佛乘。所以我們對於人天乘，這一點我們應當有個提高的認識。

實際上這一品所說的是濁世的惡苦，都是事相，實在也是圓顯自己的心。我們不要以為只是極樂世界那種莊嚴是「托彼依正，顯我自心」，那些依正都是顯我們自心；《地藏經》裡頭種種地獄現象，那些銅牆鐵柱都是自心。所以這裡頭所說的這種種也都是自心。「《彌陀要解》云：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」，這是穢土，這個穢就是自心所感的，自心的穢當然不要，你自己心裡頭為什麼要它穢？「極樂即自心所感之淨」，因為是自心淨，當然我要求，要保任。所以你厭穢需要捨，捨到究竟，「方無可捨」；欣淨土也需要取到究竟，「方無可取」。《妙宗鈔》說到這個時候，取捨到極點的時候，「與不取不捨，亦非異轍。」如果不從事上取捨，沒有欣慕極樂，沒有厭離娑婆的心，只是說不取不捨，這個不但不高，而且這有毛病，這叫做執理廢事，你執著了理廢掉了事。你執著了理廢了事，你這個理就不是圓的，你這個理要打個引號。如果你能夠了達全事就是理，全波就是水，波是事相，水是本體，整個的波是什麼，不都是水嗎？「若達全事即理」，你取也取的是理，捨也捨的是理，你「一取一捨，無非法界」。藕益大師這段話是非常殊勝，藕益大師九天寫出來的，是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，九天寫出這麼一部著作。憨山大師寫《楞嚴通解》，凡是從腦子裡出來的東西都

不要，這才真正是慎勿信汝意，因為腦子裡頭出來的都是意。大家都想寫幾句東西，不知道你這東西沒價值，你腦子裡出來的。人家憨山大師，腦子裡出來的東西不要，才寫出幾句，那你句句都可以要。